

听觉博物馆

□泰州 王太生

住在城里是听不到雄鸡打鸣的,那种声音多好听呀,一声长,一声短,在鲜牛奶的空气里穿越,至今仍在我的听觉博物馆里收藏。

我的听觉博物馆,还收藏牛羊的“咩咩”叫声,轮船的声音、小贩叫卖的声音、马蹄的声音、独轮车的声音、叶子的声音、流水的声音。6岁那年,我到乡下去,看到一只羊,拴在一棵榆树上,边叫边啃着青草。从此,记住这只羊,撇着的胡须,指向天空的苍茫。

旅途中意外相逢,生命中孤独鸣叫,我把这种声音,小心翼翼,用金丝绒质地收藏。

还有什么声音,能够让一座城市的两片树叶微微碰撞?市井的哼唱,用吴头楚尾的方言,脆嫩或者沙哑,是这座城市砖瓦缝隙里浑然天成的轰鸣。我至今记得,“磨磨子嘞,戗菜刀”“卖白兰花、桅子花耶”“炸炒米哦,响啦!”

有人说,叫卖声是一座城市“最濒危的声音”。一个诗人说,街头的叫卖,是这个城市生命的跳动。它们消失了,城市的一部分也就消失了。

多年前,轮船汽笛的声音,划破黎明的天光拂晓。我睡在硬板床

上一骨碌翻身,听着轮船的“呜呜”鸣叫,“突突”的声音靠近了,知道这是有人坐船来了,水手手执靠球,经过了一夜航行的小火轮,睡眠惺忪,正徐徐停靠码头。

一个人听觉的仓库,有马蹄嘚嘚的声音,是说明这个人内心还有向往远方的激情。

许多人以为,我生活的滨江小城,水网地带,从前没有马。其实马是有的,当时驻军养的高头大马,屯栏在离家不远的三官殿,人骑在马上很神气。儿时我住在西门大街上,马有受惊和淘气的时候,经常有某一匹马,或两匹马,挣脱了缰绳,沿西门大街,往东门牌楼狂奔,嘚嘚的马蹄声,曳起一路红尘……

独轮车原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,车轱辘辐射着,“吱嘎吱嘎”,由远及近。西门大街原是一条砂石路,经常有乡下人推着独轮车沿路叫卖山芋和菱角。有一次,我看到一个儿子推着老娘进城,老娘头上插着一朵油菜花,穿着蓝印花布,一脸的喜气洋洋,他们大概是来城里走亲戚,或者到百货大楼买娶亲的“三大件”,小伙子满头大汗,停在树荫下歇息。有时候,独轮车的声音明显沉闷,车一侧斜倚着一位病人准备

去医院,一侧铺盖装着暖水瓶碗、纯棉的被褥,花花绿绿……

流水的声音,让人想起自己曾是故乡河流中的一条鱼。汪曾祺小说《受戒》中,小和尚明子和农家少女小英子划船经过的芦苇荡,“船桨拨水的声音,水流的声音:‘哗——嘘!哗——嘘!’”

听觉,能够捕捉旧日情感和时光的斑驳,过滤掉心里的杂质。当然,我的听觉博物馆里还收藏有细雨舔叶的声音、夜行者脚步的声音、风箱的声音、鱼泼刺的声音、船与桨欸乃的声音、外祖母叮咛的声音……我用这些声音穿成一串红木手链,去抚摸岁月的苍凉。

一个人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会听到什么?有一次,到一家生产洗衣机微电机的工厂采访,主人带我参观噪音检测室,在一个四周穹顶凹凸,模仿人耳建造的湖兰色房间里,用来监测每一台电机所发出的噪声,当时只能听到自己太阳穴在扑通扑通地跳。在那间房子里,我恍若变成一条透明的鱼,能看到自己的筋络、内脏。

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,只听得自己孤独的心跳。

遥望远山

□安徽五河 李星涛

可能是压抑得太久了,或者是厌倦了平庸。刚跨过淮河,大地便来了一次激情的爆发,平坦的原野上蓦然耸立起一座山峰。每天课余时间,我常常站在三层教学楼上,让目光纵情地掠过淮河,凝望凤阳县境内这些不甘寂寞的山峰。

凤阳境内的山峰大都较矮,但由于它们是突然从平原上崛起的,便给人以突兀挺拔的震撼,有了遮天蔽日的气象。这些山,在晴日的阳光下是一抹神秘的黛青,周围始终萦绕着淡淡的蓝色,让人看不清楚它们真正的面目。只有在乌云笼罩下,才可以看清它们的轮廓。它们或光裸着肌肤,或身着深深浅浅的绿衣,比晴日里多了几分真实和魅力。

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。我想,人们之所以把山看成是仁者,恐怕与山的执著和稳重不无关系。山不像水那样随物赋形,不停地变化,而是始终如一地静坐着、微笑着,养树木于谷壑,育百兽于森林。每

当我遥望着天空下那一抹柔美的弧线,心里总是充满宁静的喜悦和期待。

“看山跑死马”。而远山之美也就是在这种跑死马的距离中。世界上的好多事物,其本身也许没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,可一旦将它们置于一定的氛围当中,便立刻有了生命的灵气,有了脉脉的情韵,远山的情境就是这样。现在,我站在远山之外,可以想象着它们身上或高或矮的山石,想象着那些苍黑虬状松枝,想象着雾漫松林时的细腻,想象着风啸峡谷时的激昂……但一旦我登临了山顶,我将失去眼中的那一抹神秘的黛青,失去梦中远山那美轮美奂的身影。

我坚信,这世界上一定存在着和远山一样的事物。它们永远存在于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中。这里的“可望”是客观上的允许,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具象,也是提醒我们不要松懈,不要沉沦,永远保持着追觅方向的“远山”。这里的“不可及”是

主观上克制拒绝,是一种超越远山的永恒的没有终止的境界,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梦寐。它虽然无法拥有,但永远也不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完美,而且还会激励我们,充满信心地去追求,从而达到更远更美好的境界。

不要为了占有远山,你就驱赶自己利益的马匹疯狂地奔跑,不要为了看清远山,你就去浪费世俗的目光,疲惫了自己的眼睛。不要占有,占有了你就会失望,你就会失去。远山就是远山,远山在远方之外。你的手臂只能伸到那里,不要勉强自己,更不要勉强远山。不是你不可以再向前挪动一步,也不是你不想再向前挪动一步,而是远山不允许,胸怀怀着像夸父一样永恒梦寐的你不允许,站在远山之外,你战胜了自己!

遥望着远山,我和远山都不说话,只是默默地对视着。它在阳光下,我也在阳光下,它在风雨中,我也在风雨中。

遇见狼

□河南内乡 张巧

我与狼竟有三次邂逅。第一次,我只有一岁多,对当时的情景没有任何记忆,是妈妈给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。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夏夜,妈妈抱着我坐在三爷家门前搓麻绳,三爷也坐在那里乘凉。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家常。突然三爷不说话了,搬起凳子匆匆忙忙往家里走,妈抬起头看到面前站着一条大狗,不由得在心里嘀咕,谁家的狗这么晚了还跑出来?但是妈又仔细一看这哪是一条狗啊,那分明是一只恶狼!不由分说妈一手抱起我,胳膊下夹着麻绳,一手搬着凳子一路小跑进了家门,关紧了房门。

第二次邂逅狼时,我有七八岁的光景。记得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夏夜,由于对面庄上一个大娘去世了,到我家旁边的岔路处报大庙。报庙的队列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几个打着火把的男子,紧随其后的是披麻戴孝的孝子们。旁边围了一群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,我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之列。突然有人大叫起来:“看,前面有只大狼。”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,我清楚地看到离我们不远的前方站着一只像狗一样的动物。尽管那么多人,它一点也不害怕,人群看着它,它也冷漠地看着人群。人群与狼对峙了大约有五分钟后,狼才不慌不忙地走开了,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

尽管我当时感到非常害怕,但是小孩子的好奇心使我还是忍不住问旁边的大人:“那分明是一条大狗,你们怎么说那是狼呢?”大人给我答疑:“狼的尾巴是耷拉着的,并且不会摇尾巴。狗的尾巴是向上卷的,并且会摇尾巴。狼性

母亲的“劳动节”

□重庆 徐光惠

母亲又托人给我捎来了几样小菜,有四季豆、辣椒和小白菜,绿油油的,新鲜诱人。

我赶紧给母亲打去电话:“妈,菜我收到了,不是让您别带了吗?怎么又带呀?”“惠儿,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,就给你捎去点儿,我这个绿色蔬菜,吃了安全、健康。”

母亲住在七楼顶楼,几年前的春天,她突发奇想,让我们帮她在楼顶建一个菜园,她要自己种菜。母亲如今已年近八旬,虽然身体没什么大毛病,可种菜毕竟是个力气活儿,这个想法当即遭到我们的反对。但母亲态度坚决。实在拗不过她,我们便叫人运来水泥、砖头,砌了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菜园。

菜园建好后,母亲在楼顶种起了菜。每隔几天,母亲就会打来电话汇报菜园子的进展情况,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,高兴得像个孩子。那个周末回家,想看看母亲的菜园子怎样了。母亲停下手里的活儿,带着我径直往楼上走,完全不像个

情凶残,狼有时甚至会把小孩背到偏僻的地方吃掉,而狗性情温驯,基本不会攻击人类。”

从此,狼在我幼小的心中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夏天吃过晚饭后,人们喜欢三五成群地在外面一边乘凉,一边聊天。记得有一次,三奶给我讲了一个有关狼的故事。离我们一里多地那个大壮,在他六岁时的一个晚上,一个人在家门口玩,被一只狼背走了。大壮急得哇哇大哭,哭了一阵后,急中生智用双手使劲抠狼的双眼,狼疼得在地上打滚,大壮趁机逃回了家。

听着这传奇的故事,在佩服大壮勇敢的同时,也更害怕狼了。我在心里安慰自己,狼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。但是,三年后的一个晚上,我竟又一次邂逅了狼。

那是暑假期间,一天晚上七点多,小伙伴喜红吃过晚饭就来叫我去学校的寝室住。去学校的路,有一段一百多米的上坡路。刚走了几步,就听到有只羊在坡下“咩咩”叫。我们继续往坡上走,羊一直在叫,奇怪的是,羊不是在原地叫,听声音是在坡下也在一直向前跑。我俩突然意识到那应该不是一只羊,而是一只学羊叫的狼。我们撒腿就跑,听羊叫声也在坡下向前跑,我们更害怕了,心都要飞出胸膛了,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前跑着。越是着急,腿越是不听使唤,跑着跑着我摔倒了,也顾不得疼痛,爬起来继续向前跑,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,终于进了寝室,门好门,我们瑟瑟发抖地钻进被窝,用被子蒙住头,也不知抖了多长时间才进入梦乡。

自此以后,在外面再也没有见到过狼。

手写信

□苏州 郁海红

每一次整理抽屉,面对一沓厚厚的手写信,总是不忍“断舍离”,最后依旧是小心地将它们放回原处。

三十多年前,刚从学校毕业的我,独自一人离家来到苏州。八小时以外,倍感寂寞和对刚刚走向社会的不适应,写信就成了我向亲人、朋友倾吐这一切的唯一方式。每当夜幕降临,坐在集体宿舍的那张写字台前,泡一杯茉莉花茶,铺开信纸,任思绪蔓延。

告诉父母:苏州的夜晚灯火通明;苏州的河水没有家乡的清澈;苏州的菜口感偏甜;苏州人说话很好听,可我不懂……告诉朋友:

苏州园林移步换景;苏州有桂花,可香了;苏州的红枫真好看;苏州的各种糕团太好吃了;苏州的黄梅天太难熬了……

一封书信可以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传递给远方的亲人、朋友。正如猫腻所著《庆余年·远来是客》里的那段话一样:春有风筝,夏有鱼,秋有青鸟,冬有雁。书信一来一往间,日子就这样过去了。

如今,一个人一天收到若干短信,邮件并不稀奇,稀奇的是有人还能有写信的习惯,有人还能收到隔着千山万水的手写信。通过邮递员,传递到我们手里的,往往是水、电、煤的缴费清单、银行消费结算

收据、各大超市的商品广告,甚至是交通违章罚款通知单。我们有多久没有收到手写的信了?我们又有多久没有动笔写一封亲笔信了呢?

有人说:语言是发散的思维,文字才是凝固的思维。那些写在纸上的信,让一些无法言说的情感变得具体,就像那些散落在岁月河床上的鹅卵石,不会轻易被似年华风蚀掉。

当手写信已成往事,我只能珍藏起从前的一些书信,留待耄耋之年,回忆那些过往的岁月,找回埋藏心底多年的温馨记忆。无论时光如何流逝,那些萦绕于信笺上的柔情,始终是我心底的温暖。